

松小姐欽点探花郎
佳公子共作寻香客
警芳情密言传心事
夸大口无意露奸谋
生辰会令集红楼梦
美人计酒醉玉堂春
许银屏园中观画景
松宝林楼上理瑶琴
都察院御史巧伸冤
城隍庙鬼魂亲写字

明清小说丛书

兰花梦奇传

(清)吟梅山人 著
崇文 艾然 校点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多愁女絮语诉幽情
可怜宵芳魂惊幻梦
以贼攻贼智本如神
知法犯法秃而且毒
慧紫云求签净慈寺
老制府钦酒莫愁湖
画眉人灯窗谈恨事
司花女月夜返香魂
伤离别守义即多情
庆团圆偏房作正室



明·清·小·说·丛·书

兰花梦奇传

(清)吟梅山人 著

崇文 艾然校点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刊行于晚清时期的白话小说。主人公松宝珠自幼便女扮男妆，五岁从师受业，十三岁乡试中魁，十五岁中进士，点探花，步入官场。十六岁因奏对大称圣意，升任左副都御史。在任期间，雷厉风行，数破奇案，颇具政声。然而，女子的本相终为同科状元许文卿识破，被迫与之秘密订婚。适逢南疆告急，朝野震恐。松宝珠上疏，条陈破敌方略，大为皇帝赏识，遂挂帅出征，时年仅十七岁。远征南疆，指挥若定，奇策屡出。历时一年，终于功成凯旋。加官进爵，位极人臣。可谓出将入相，风光至极。许家上本请婚，蒙皇帝恩准。婚后，丈夫许文卿对她多有猜忌，甚至疑心她与皇帝存有暧昧关系，待之甚厉，时加凌辱。松宝珠忍辱负重，步步退让，力求做一个贤惠妻子。然而，由于冤气郁结，终至一病不起，含恨而死，时年仅十九岁。

松宝珠以双重身份演绎的这个故事，形象地说明：在封建社会，女子倍受压抑，惟其女扮男妆，才有施展才干的机会，而一旦真实身份暴露，则只能退居家庭之一隅，且遭受夫权的残酷压迫。

小说情节生动，语言流畅，读来饶有兴味。

明清小说丛书

兰花梦奇传

(清)吟梅山人 著

崇文 艾然 校点

责任编辑：宁宣成

装帧设计：宋喜涛

美术编辑：宋丕胜

责任校对：张秀芬（特约）

出版发行：花山文艺出版社（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印刷：河北新华印刷一厂（保定市省印路102号）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850×1168毫米 1/32 13.75印张 28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

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5,000 定价：14.00元

ISBN 7-80611-569-2/I·557

前 言

《兰花梦奇传》刊行于光绪三十一年(1905)。时当晚清,社会处于转型时期,在思想文化领域,传统观念亦受到严峻挑战,各种新思潮蓬勃而起。《兰花梦奇传》即是一部洋溢着浓郁的新思潮气息的白话小说。

小说的主人公松宝珠,本为女性,然而,由于种种原因,自幼便女扮男妆。既有了男子的身份,随之也就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。十五岁中进士,点探花;十六岁升任左副都御史,位列三品。她处事干练,屡破奇案,表现出非凡的行政才能。适逢海盗猖獗,南疆告急,朝野为之震恐。当此危难之际,松宝珠应诏上疏,条陈破敌方略,大称圣意。为朝廷委以重任,挂帅出征,时年仅十七岁。千里远征,备尝艰辛,然运筹帷幄,数出奇策,终于挫败顽敌,平定南疆。班师回朝,加官进爵,位极人臣。可谓

出将入相，风光至极。

以松宝珠一纤弱少女，其文韬武略远非当朝须眉所可比拟，小说中有多处对比描写，足以见之。作者以满腔热情塑造这样一位非凡的女性，岂不是对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这一传统观念的彻底否定！而且，松宝珠之所以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图，完全是女扮男妆的缘故。假如并非如此，松宝珠即使满腹经纶，又当如何呢？凭一闺门少女，抛头露面尚且不可，入仕途更没有资格，遑论其它！由此而给人以这样的启示：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，传统的道德观念，不知扼杀了多少女性的聪明才智，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必须摒弃，传统的道德观念必须破除，女权必争！

松宝珠女扮男妆这一戏剧化的情节，赋予人物以性格大相径庭的双重身份。当其以男子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之际，杀伐决断，叱咤风云，不愧英雄本色；而一旦以女性身份出现在丈夫许文卿面前的时候，英雄本色则荡然无存，而惟有温顺和退让，表现出格外懦弱的气质。诚如小说中这样一段记叙：“银屏叹道：‘她当日在家，是个什么气焰，如今竟肯做小服低，看她有好几分惧怕哥哥呢！’夫人叹道：‘怎样不是，一点同他不敢强……何尝像个掌兵权的人呢？’”（第五十四回）松宝珠不同的身份何以使她的性格判若两人呢？换言之，松宝珠的女性身份何以使她变得如此懦弱？一言以蔽之，夫权压迫使之然矣！夫为妻纲，夫权具有非常强大的威慑力。即使在成婚之前，松宝珠女性身份被许文卿识破并与之订婚之后，她已经视文卿为夫婿，而文卿则俨然以夫婿自居，因而，夫权的淫威已使宝珠不寒而栗。一次，朋友小聚，“席上会见许文卿，宝珠……就如见了上司一般，不知不觉的心里怕他。文卿待她亦甚倨傲，有些装模做样”。次日席间，朋友将一个小旦推在宝珠怀里，“文卿气得什么似的”，将宝珠唤出，大加训斥，“骂得宝珠粉面通红”“不免流下泪来”。成婚之后，文卿更变

本加厉地滥施做丈夫的淫威。一次，夫妇二人行酒令对诗句，宝珠妙语叠出，“文卿听她越说越好，心里反不乐起来，再想想自己的实在不好，不免有些妒意，脸上颜色，大为不和”。于是，强制性地向她赌酒，胁迫宝珠饮酒；继则，又带有侮辱性地迫使她唱曲。宝珠被逼不过，“长叹一声，用帕子拭去泪痕，才唱一句‘淡淡云闲’，文卿道：‘我最不听《小宴》。’……宝珠又唱《楼会》，文卿仍然不要，换了三次，唱了支《刺虎》，唱得悲壮淋漓，声泪俱下”。后来，文卿在妓院受了委屈，回家来借妻子大加发泄，不仅百般辱骂，而且大打出手。松宝珠以朝廷功臣、千金贵体竟遭如此奇耻大辱，不由悲伤至极，终至一病而亡。从小说的描写中，可以感受到夫权的压迫来自两个方面：一是有形的，即丈夫的凌辱；一是无形的，即“三从四德”之类的传统观念的束缚。夫权的压迫促成松宝珠懦弱的性格，并最终酿成其人生悲剧。因而，《兰花梦奇传》又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：夫权残忍之至，当以全力除之。

“争女权，反夫权”，正是《兰花梦奇传》进步倾向之所在。当然，小说不同于哲学读本，其思想倾向不是直露的，而是隐涵的。读来，兴味盎然。有趣的故事，流畅的语言，绚烂丰满的人物形象，足以使人陶醉其间。

此次校勘，考虑到读者大众的需要，因此，一律按照现代汉语的规范而为之。如：凡指代女性的第三人称，则校改为“她”（鉴于松宝珠女扮男妆的特殊情况，凡文意以宝珠为女性者，则用“她”；反之，则用“他”）；“好利害”之“利”，则校改为“厉”；等等。如此处置，恐有违校勘常规。然而，像小说、戏剧这类通俗文学作品，面对一般读者，而且又不加注释，如果不如此处置，势必带来阅读的麻烦。比如：假如指代女性的第三人称，未校改为“她”，那么，就会造成人物性别之文字表示的混乱，因而，人

物关系的表示亦随之混乱。有鉴于此，故做如此尝试。是耶，非耶？愿恭听专家批评。

序

前人每谓扶輿清淑之气，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，殆有所激而云然耶？窃怪叔季之世，须眉所为，不啻巾幗，倪亦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阴阳颠倒，有如是耶！吟梅山人撰《兰花梦奇传》一书，离奇变幻，信笔诙谐，草创自出心裁，花样全翻旧谱。可以资谈柄，可以遣睡魔。而前人有激而云之旨，即寓乎其中。有识者自能辨之，或无俟鄙人之赘论也。兹因麈尘山人以序属，爰题数语，弁之简端。

光绪御极三十一载乙巳岁元旦日
烟波散人题于沪江窗明几净斋

目 录

· 兰花梦奇传 ·

前言	(1)
序	(1)
第 一 回 小才女家学绍书香 老学士文星沉渭水	(1)
第 二 回 松小姐钦点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寻香客	(7)
第 三 回 见美色公子起淫心 赋新诗宝珠动春兴	(13)
第 四 回 看诗句阿姊肆娇嗔 正家法闺女遭笞辱	(19)
第 五 回 开酒筵花街煞风景 舒忿恨柏府打陪堂	(25)
第 六 回 俏丫鬟偷看佳公子 松宝珠初识张山人	(31)
第 七 回 行酒令名士庆生辰 沐皇恩美人作都宪	(37)

- 第 八 回 深心叵测奸计通同 (44)
一味歪缠作法自毙
- 第 九 回 堂前闲话妙语诙谐 (50)
冰上传言书呆拘执
- 第 十 回 警芳情密言传心事 (55)
夸大口无意露奸谋
- 第 十 一 回 打茶围淫鬼闹淫魔 (61)
发酒兴恶人遭恶报
- 第 十 二 回 话不投机焉能入彀 (67)
药非对症反足为灾
- 第 十 三 回 识病源山人施妙手 (73)
图好事笈片献阴谋
- 第 十 四 回 出神见鬼相府奇闻 (79)
嚼字咬文天生怪物
- 第 十 五 回 翻新样状词成笑话 (85)
写别字书信寄歪文
- 第 十 六 回 生辰会令集红楼梦 (91)
美人计酒醉玉堂春
- 第 十 七 回 将计就计假作温存 (97)
昧己瞒人终当败露
- 第 十 八 回 刘公子充发黑龙江 (103)
松小姐喜动红鸾宿
- 第 十 九 回 关门赎当快订良姻 (109)
所欲随心已偿夙愿
- 第 二 十 回 未过门刑于施雅化 (115)
作主试巾幗掌文衡

- 第二十一回 小拍清歌花能解语 (121)
珠围翠绕玉自生香
- 第二十二回 许银屏园中观画景 (128)
松宝林楼上理瑶琴
- 第二十三回 诸大臣会议论军情 (134)
三小姐清淡成雅集
- 第二十四回 怨鬼魂黑夜诉沉冤 (141)
称神明青天断奇案
- 第二十五回 悬明镜卓识辨奸情 (147)
雪覆盆严刑惩恶棍
- 第二十六回 都察院御史巧伸冤 (153)
城隍庙鬼魂亲写字
- 第二十七回 慧紫云除夕通情话 (159)
勇松筠夜闹花灯
- 第二十八回 肆筵设席宾客称觞 (165)
论曲谈诗老翁饱学
- 第二十九回 传警报外甥逢舅氏 (171)
惩不肖阿姊似严亲
- 第三十回 上封章天子识奇才 (177)
掌兵权女儿拜大将
- 第三十一回 美玉郎痴心谈别恨 (183)
老夫人宴感离怀
- 第三十二回 兵宜练精将宜选勇 (189)
未窥豹略先伏犬韬
- 第三十三回 假正直执法诛亲弟 (195)
真侥幸飞剑斫吴方

- 第三十四回 松经略初次立奇功..... (201)
重义王全军遭大难
- 第三十五回 积寒暑松帅染微疴..... (207)
决雌雄苗兵逢敌手
- 第三十六回 大元戎智取福州城..... (213)
小公主兵出罗华岛
- 第三十七回 拒虎将酣战木都统..... (218)
失龙岩怒斩呐皇亲
- 第三十八回 多愁女絮语诉幽情..... (225)
可怜宵芳魂惊幻梦
- 第三十九回 重义气仗义救同年..... (231)
顾私情徇私赦小叔
- 第四十回 以贼攻贼智本如神..... (237)
知法犯法秃而且毒
- 第四十一回 观星斗良宵得飞剑..... (243)
冒风雪寒夜捉娇娃
- 第四十二回 清内地松帅喜成功..... (249)
征苗疆大兵齐出海
- 第四十三回 施毒计决水破岩关..... (255)
乞灵丹求仙寻古庙
- 第四十四回 生急智官兵开地道..... (262)
运神机大炮炸天门
- 第四十五回 畏天威黑夜缚渠魁..... (268)
定蛮方红旗飞捷报
- 第四十六回 奉圣旨大经略班师..... (274)
显神通老道人作法

- 第四十七回 慧紫云求签净慈寺 (280)
老制府饮酒莫愁湖
- 第四十八回 名立功成加官进爵 (287)
一门将相四代荣封
- 第四十九回 授显官二人同上任 (294)
传喜信两侄各求亲
- 第五十回 破机关宝珠还本相 (300)
试清白美玉竟无瑕
- 第五十一回 亲上亲嫁女又婚男 (307)
乐中乐佳人配才子
- 第五十二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(314)
排喜宴卯酒荐辛盘
- 第五十三回 真贤良小心全妇道 (321)
浅见识百意振夫纲
- 第五十四回 识好歹慈姑怜爱媳 (328)
斗口角莽汉虐娇妻
- 第五十五回 松宝林酒令戏群芳 (335)
许银屏新词翻妙语
- 第五十六回 宴宾客李府设华筵 (342)
撒娇痴阿姐闹标劲
- 第五十七回 重国色画阁看梳妆 (349)
赏名花芳园集词句
- 第五十八回 泼天祸乱郎舅挥拳 (356)
平地风波夫妻反目
- 第五十九回 许文卿反面却无情 (362)
松宝珠伤心怜薄命

- 第六十回 松小姐已得膏肓病 (368)
许夫人枉费爱怜心
- 第六十一回 探姊病阿弟起疑心 (374)
请名医老人空缩手
- 第六十二回 小银屏痴心怀侠义 (380)
老道士隐语破情关
- 第六十三回 嘱遗言断肠弹恸泪 (387)
救恩主割股感真心
- 第六十四回 画眉人灯窗谈恨事 (394)
司花女月夜返香魂
- 第六十五回 俊二郎闹丧打松勇 (401)
贤使女殉节愧文卿
- 第六十六回 荐亡媳许府大开丧 (408)
庆佳儿紫云新得子
- 第六十七回 赐谕文天子重加恩 (415)
设路祭王侯亲执紼
- 第六十八回 伤离别守义即多情 (422)
庆团圆偏房作正室

第

一

回

小才女家学绍书香

老学士文星沉渭水

词曰：

男子赋形最浊，女儿得气偏清。红闺佳丽秉纯阴，秀气都教占尽。崇嘏连科及第，木兰代父从军。一文一武实超群，千古流传名姓。

调寄《西江月》

从来天地绮丽之气，名花美女，分而有之。红闺佳丽，质秉纯阴，性含至静，聪明智慧，往往胜过男人。所以词上说男子重浊，女儿清纯。贾宝玉道得好：“男子是泥做的，女儿是水做的。”足见女胜于男，昭然不爽。至于椒花献颂，柳絮吟诗，那些曹大家、苏若兰等人，我也记不清楚。单看这词上一文一武，留名千古，又有哪个男人及得她？

看官莫谓她两个就空前绝后，听我说个奇女子，文武全才，尤为出色。我非但说一个，还要说两个，竟是一个克绍书香，一个守成家业，不但生同斯世，而且萃于一门。

朝中有个内阁学士，姓松名晋，号叫仲康。原籍钱塘人，是

个世家，七代簪缨，祖孙宰相，兄弟督抚，父子都堂，叔侄鼎甲，家财千万，自不必说。这位松学士，家世本是经章学术，十九岁就登第，入了词林。有一位乃兄，也曾中过举人，十余岁就去世了。到了松学士，已是三代单传。夫人李氏，亦是巨族之女，兄弟荣书、麟书，皆为显宦。生下了二子二女，长女宝林，长子松筠，是夫人生出的；次女宝珠，次子松蕃，是妾所生。

宝珠生时，松公梦人送他一枝兰花，只道是个儿子，逢人夸张，谁知生下来却是个女儿。那年松公又是四十大庆，他就将错就错，告诉人生了儿子。皆因望子心殷，不过聊以自慰，徒做个热闹生日。后来虽然有了儿子，松公仍不能说破。宝珠五岁就请了先生，同姐姐上学。两个姿色聪明，俱皆绝世。几年之中，不许裹脚梳头，依然男妆束。除了几个亲人之外，一概不知，都叫他做大小爷。

光阴易过，宝林十四岁，就不进书房，松公将内外总帐托她一人管理。宝珠十三岁，与两个幼弟仍在馆中诵读。也是事有定数，松公忽发狂念，见内侄李文翰附大兴籍考试，暗想自己虽是个假儿子，何不也去观观场？就替她取名松俊，号秀卿，遂一同报名进去。他两个本是聪明宿学，俱皆高标出来。八月乡试，又是文星照命，文翰中在二十九名，宝珠倒高高中了一名经魁。合家欢喜，自不必说。惟有宝珠心中不快，这是何故？她今年也有十多岁，知识已开，想自家是个女身，如何了局？每常凭花独坐，对月自伤。

她做房在夫人套间里，两进前三间做书房，后三间两厢做卧房，收饰得富丽辉煌，与绣阁香闺，一般无二。有两个丫鬟，叫做紫云、绿云。紫云与她同岁，还大两个月，绿云小两岁。紫云姿容美丽，性格聪明，凡事能知宝珠之意，私对宝珠道：“小姐今年岁数不小，虽说中了举人，究竟有个叶落归根。老爷、太太俱

想不到此，只图眼前热闹，不顾小姐日后的终身。就如大小姐，现在与李少爷结亲下礼，何等风光！小姐又不好自己说得心事，以我看来，不如先将脚裹好，日后要改妆，也就容易。不然，再过两年，一双整脚就是吃亏，也裹不下来。”宝珠道：“就是裹脚，我也不便说。”紫云笑道：“裹脚何必告诉人？我替小姐裹就是了。只要靴子里衬些棉絮，就好走路。但裹的时候，要忍些疼痛呢！”

从此紫云就替宝珠裹脚，整整裹了一年，也亏宝珠忍疼得起，竟裹小了，虽有五寸长，竟然端正。日间在外，仍是男妆；晚间回房，方还女妆。她姐姐宝林素性严厉异常，妹子兄弟以及家中奴仆，无不怕她。所以帐目等件，笔笔清楚，谁敢欺心！宝珠见两个兄弟已过十岁，欲将改妆之意露在姐姐面前，一者惧怕，不敢启齿；二者害臊，不便开言。

且说松学士内有女儿理事，外有假儿子应酬，倒也有趣。春闱点了副总裁，女婿儿子，遵例回避。墨卿、宝珠皆不进场，及至出闱之后，松公受了风寒辛苦，病了几天，就去世了。可怜松学士五十二岁，百万家财，一身荣贵，化作一场春梦。家内妻子儿女，哭泣不休，还亏有个假儿子治丧，宝林内理调处，井井有条，更有李公父子，也来帮助。宝珠作为长子，承继大房，服制只有一年。从来说人在人情在，不是有个举人儿子，也就格外冷淡了。宝珠见家中无人，父亲去世，改妆之事，倒弄得欲罢不能。月下灯前，常常堕泪，一则思念父亲，二则感叹自己，三则家资无数，兄弟又小，虽有姐姐精明，总之是个女流，不能服众，倒弄得心里千回百转，就借着父亲的灵床，哭自家的苦气。

宝林最是留心，久已窥见妹妹之意，晚间无事，常到套间里来劝她，说：“父亲已死，两个兄弟太小，外事在你，内事在我，你我二人，缺一不可。你须念父母之恩，带领小兄弟成人。而且家财又大，各处生理虽有，我总理大权，究竟是个女儿家，人不